



菲菲老师

◎陈银龙

在南通市老年大学文史医保系活跃着一名退伍军人,她就是王菲菲老师。她额头宽宽,一双眼睛特别有神,透着坚毅和自信,但笑起来又十分可爱。

在学员眼里,菲菲老师是一位容易亲近又让人敬重的知性靓女。

菲菲老师是系学委会的指导员,当时我也在系学委会工作,便与她有了较多的联系。菲菲老师的一言一行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记得几年前我们第一次同出黑板报,其中两处是喷绘板报、一处是传统的粉笔手写黑板报。我在约定的时间到了现场,只见菲菲老师已经干开了,正用塑料框边把喷绘的板报四周一一镶嵌上。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,我们立马动手帮着忙活起来。边框镶好,她又指挥我们把板报贴到墙上,那神态大有运筹帷幄的风度。这边告一段落,她又开始进行用粉笔书写的板报,娟秀的字迹堪称亮丽的风景,我们几个都啧啧称羨,她却谦虚地说:“凑合,凑合。”平日里的其他工作,菲菲老师也都是带头忙。有时忙到过了午饭时间,她会细心地为大家订餐,让我们吃好吃好再回去。

有一次,系里原先开设的外国文学班因故停开,在规定的报名时间内要为此班的同学转学。那天,这个班的班主任要去上海办事,便委托我办理转学事宜。我对电脑不太熟悉,许多事项不会操作,菲菲老师发现后不厌其烦地教我要领甚至帮我操作,让我比较顺利地完成了这项任务。事后,我向她表示谢意,她若无其事地说:“应该的,不要客气。”

江苏省组织党史知识竞赛,市老年大学要求师生踊跃参与答题,菲菲老师积极响应,到各个班级反复动员学员参赛,她自己天天参与答题,得了好多次满分。那段时间,她遇见我就兴奋地与我交流答题情况。我在她的感染下天天参与答题,并且还得了满分。她为此付出的努力没有白费,南通市在这项竞赛中获得了冠军,我们都觉得菲菲老师功不可没。

市老年大学拍摄纪念建党短片那天,菲菲老师一身戎装、英姿飒爽地出现在拍摄现场,还搀扶着一位高龄转业军人。我不由得心生好奇,向系主任朱和新打听她的经历。朱主任告诉我,菲菲老师在部队32年,上过老山前线,职位很高,转业分配在市老干部局,退休后经人介绍来老年大学做班主任,工作认真负责,有担当、有热情,与人相处十分融洽,是他非常得力的助手。

从那以后,我曾与菲菲老师有过一次交谈,我问她:“您辛苦了大半辈子,退休后为何不在家里享享清福呢?”她爽朗一笑说:“在家没事干,我热爱老年教育工作,与老年朋友打交道,我高兴、充实,还能为社会再做些贡献,何乐而不为呢!”短短一席话,道出了一位曾经奋战在老山前线的军人的情怀和担当。

越了解菲菲老师,我越敬重她。我要以她为榜样,在人生的晚年继续为社会奉献自己的光和热!



志愿服务

子穆

连接

◎陶建明

“一庭春雨瓢儿菜,满架秋风扁豆花。”秋风乍起,群芳卸妆。我回乡下老家,看到楼旁的扁豆依然是生机满架,那缠绕的藤、团团的叶、攀舞的枝蔓和一嘟噜一嘟噜或红或白或粉的扁豆花,将整个宅基地喧闹得生机盎然、诗意荡漾。其实,说“冲动”并不准确,我对扁豆更有一种深深的情愫。

退休后,我时常回乡下老家,在父母留下的宅基地上种植各种蔬菜,对种扁豆更是情有独钟,用的心思多、花的时间长,长势也更好。

农村老宅东北侧有40多平方米的空地,我搭起近两米高的永久式扁豆棚。开春找出头年留的扁豆种,撒在棚周早已挖好并施过底肥的豆塘里,盖上草木灰、洒点水,用小竹棍搭起圆锥形的防护棚,以防人们不慎踩着。不出几天,扁豆种子发了芽,伸展身子,沐浴着春风细雨茁壮生长。

转眼就进入夏天,扁豆加速生长,我不失时机地为它们架起“天梯”。从亲戚家竹园里剥来竹子,剪掉竹叶,下端插在扁豆塘边泥土里,竹梢绑紧在棚架上。棚架上也绑上竹竿,盖上塑料绳网,固定好,便于

扁豆爬行布阵。扁豆长出五六片叶子就开始放藤,长出如龙须般的嫩蔓,好像长了眼睛似的,能主动抓住竹枝,缠缠绕绕顺着架梯往上爬。我对少数东张西望、不顺竿上爬者,及时把它们请上架梯,帮它在竹竿上缠绕几下;对个别不顺从甚至反抗者,就“绳之以法”,将它们绑定;又多次为扁豆浇水施肥,以增加后劲。扁豆不负我望,一路葳蕤,从四周比赛似的往上爬。在棚顶会师后,相互交叉拥抱,覆满棚架,远远望去像一座小绿岛。每次回到老家,我首先要去欣赏扁豆,既饱眼福,又养精神,想来是一幅“鸟唱蝉鸣绿意浓,一夫白发笑棚下”的画面。

夏去秋来,大多数瓜豆退隐了,而此时正是扁豆浓墨重彩、大显身手之际。浓密的绿叶中发从一样的花茎、花串争分夺秒地奋力伸向天空,几天的工夫,爆出一簇簇红、白、粉、紫花,芳香飘逸。有时,我跑到扁豆棚下,深深吸几口扁豆花的馨香,感觉提神醒脑、怡情悦性。蝴蝶和蜜蜂们不知从哪儿得到集合令,从四面八方聚来,嘤嘤嗡嗡、周旋采撷,热闹非凡。一二十天的光景,首

批毛茸肥嫩、红润清白、散发着甜滋滋清香的扁豆荚就长成了。

不过,这仅是前哨小股部队,后续兵团、主力部队驮着秋阳、迎着秋风、沐浴着秋雨源源不断地赶来。如此接力赓续,通常一个花串可结一二十个豆荚。众多新花茎、花串,犹如彩色的焰火,争先恐后地向上升腾、绽放。这生生不息的状态,可延续到霜降甚至立冬。

我从小嗜好吃扁豆,年年食不厌,最爱的是肉丁扁豆饭。适量五花肉切成肉丁,与扁豆同炒至半熟,加淘洗后的米(最好是糯米)同煮。那豆的清香、肉的肥腴、米的香糯相互交融,味道美极了。饭还没熟已香气四溢,让人垂涎三尺。每年秋天,我要吃上好多顿,每顿能吃两大碗。秋天,我变着花样吃扁豆,除自家食用外,还分享给亲友、邻居。

俗话说,种瓜得瓜、种豆得豆。我种扁豆不仅得到豆、获得了美味,而且愉悦了心情、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。扁豆是我与乡土、与父母、与童年记忆的一种深情连接。每当我看到那满架的扁豆花,心中便涌起一股暖流,那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深情,是时间无法抹去的记忆!

爷爷学做饭

◎崔立

自奶奶走后,爷爷很明显地委顿了下来,少了以前的开朗轻松,整天冷着一张脸。

在我家吃了几顿饭,一个晚上,爷爷突然说,以后他想自己烧煮。

我们全家人都愕然了。谁都知道,爷爷不会烧饭。以前奶奶在世时,都是奶奶在烧。一旦奶奶外出,都会事先准备好,让爷爷热热就能吃。当然,奶奶也尝试过让爷爷烧饭做菜,可他烧了几次,饭要么煮糊、要么夹生,炒的菜也根本没办法吃。后来奶奶只好放弃了。

好端端地,爷爷怎么想起自己烧饭了?他就一个人,在我们家吃饭不是挺好的嘛。可任凭爸妈和我怎么劝,爷爷都坚持着自己的想

法。他说干就干。他很快就搬回了米,还早早去几里之外的菜场买来了菜。我们找借口去看他烧成什么样,他也不在乎。

第一天,爷爷烧的饭,中午是糊的,晚上加了点水煮成稀饭,那味道也并不好。还有菜,根本就没办法吃。母亲看不过,端了米饭和菜去给爷爷。爷爷却摇头说不要,就着那烧糊的饭一口一口卖力地吃菜。

我们赶紧给爷爷添置了电饭煲,把多少米配多少水写好了,贴在灶间的墙上,解决了他的煮饭问题。

慢慢地,爷爷的厨艺有了些长进,但让人看着依然难以下咽。可爷爷却吃得很满意,吃完还不时拍拍自己的肚子,说真舒服。功夫不负有心人。有一天,我终于看到爷爷烧的菜还真

有点像那么回事了。

爷爷的精神似乎也好很多。

后来,爷爷逐渐敢留我吃饭了。

吃着爷爷烧的饭和那相对还算不错的菜和肉,我说出了心里的疑惑:“为什么一定要坚持自己烧饭呢?”

爷爷忽然把手中的碗筷放了下来,郑重地告诉我,奶奶走之前,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能不能自己烧饭。奶奶以前常说的一句话就是:“老头子,你连饭都不会烧,要是我走了,你该怎么办哪……”

爷爷说,他想靠自己,好好烧饭烧菜,照顾好自己。而现在,他真的做到了。老太婆终于可以放心了。

爷爷的眼早就红了。后来我的眼前也是模糊一片。